

作家出版社

权力场

晋原平
著





权力场

晋原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权力场/晋原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 1
ISBN 7-5063-1954-3

I. 权… II. 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7700 号

权力场

作者: 晋原平

责任编辑: 卫 齐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net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30 千

印张: 13.75

插页: 3

印数: 30001-50000

版次: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54-3/I·1938

定价: 21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太阳已升得老高，小屋里一片光明。儿时的大躺柜，在阳光下锃黑发亮，如文物一般。据母亲讲，这躺柜还是爷爷手里打制的，要上九遍漆，永不褪色的。

白墙光光的，只挂着两张大相框。一张是父母的合影，母亲的目光慈祥和蔼，父亲却依旧凶凶的，似乎要跳下来和他吵架。另一张相框里，儿子英气勃勃，两眼无所顾忌地望着前方——此时，伟伟在做什么呢？

姬厚生爬起来，抬头遥望对面的山岗。黄秃秃的山脊上，兀站着两棵一模一样、浓荫蔽日的大榆树。那是杏树湾姬、米两姓的老坟地。父母都已经故去，与大榆树与黄土岗融为一体——要不是母亲当年远见卓识，非让他翻修了这三间老屋，此刻他会在什么地方栖身呢？

城里的楼宇越长越高大，密匝匝风刮不进水泼不入，哪会有如今的这般闲适。阳光疏疏地泻进来，无言地探望这位与世隔绝的老人。他穿好衣服，站在檐前，手抚油漆驳落的木柱，幽幽的目光一直在对面的山岗上徘徊。一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，老榆树掉一枝，村里就会少一个人。看看属于他们姬家的那一棵，一个大枝已垂到了地上，是不是来召喚他的呢？





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代,他已经没有了概念,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,日子过一天又过一天,古老而又新鲜,平淡而又永远。炎夏能有片荫凉,冬日里暖暖地晒晒太阳,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。活着是美好的,真正幸福的生活其实都是简单的。多少年过去,就像他此刻一动不动站在檐台上,享受着七月温和的阳光,其实是件最值得庆幸的事儿。关于往事,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,甚至有种不真实感。每当他开始回想,眼前就会呈现出公元一九九九年的那个冬日。一个多么瑰丽又惨烈的时代,一个变幻得让人无法喘息的时代。打那以后,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,一个句号,一个凝固的令人伤感的瞬间。从此,他便从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城里搬回,用这几间平房把自己幽闭起来,孤独地享受着老寓公式的宁静与澹泊。

故乡,古老而贫瘠的家,生于斯长于斯,他终于又回来了,却发现一切都陌生得认不出来,除了对面山岗上的那两棵老榆树。

现如今,村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已从山梁上搬下去,在沟底的川地上建起了一排排高大的青砖瓦房,有的还是洋式的小二楼,只有他家和几个破落户还滞留在半山腰的老村里。但他不想离开这里。睡在这老屋里,半夜里听着一声悠远的驴叫狗吠,他就感到十分地舒坦。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他如今还种了几亩薄地,每日在地里刨刨锄锄,那种感觉都是新鲜而实在的。现在正是大热天,院里的菜畦里也是茂密的翠绿,他钻进去摘了一个大西红柿,便开始做饭了。

饭菜都是最简单的。稀饭、馒头、老咸菜,外加一碟腌



西红柿。姬厚生刚盘腿坐在炕上准备吃饭，一个小娃娃推门进来了。

牛牛，快过来吃饭吧。

他热情地招呼着，脸上绽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
牛牛只有六岁，却长得黑壮黑壮，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个大裤衩，这是肉肉支书家的小孙子。如今的肉肉支书，早已不是上个世纪威风凛凛数十年的村支书了，整日躺在炕上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……家里日子穷，老儿子三十几了才娶了个四川女人，也许是花钱买的，他反正弄不清也不准备弄清，但这牛牛长得极其机灵，大概体现了远缘杂交的优势吧。牛牛手里拎着个小塑料袋，里面是一块老咸菜。

妈妈让我给你，我回去了。

小家伙把塑料袋往炕上一扔，转身就向外跑。

别走别走，爷爷就吃完饭了。一会儿咱们下棋棋。

好吧，那我就等等你。小家伙大人般应着，转身坐在门槛上。

姬厚生便下了炕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泡泡糖，塞在牛牛手里。

我不要，妈不让吃别人家东西。小牛牛一边说，一边已香甜地嚼了一颗。

姬厚生加快速度，三两下扒拉完饭，碗筷往炕里头一推，便拉着牛牛坐在院里的小石桌前。

他和牛牛下的这棋，是一种很古老的弈法。横竖划上几条线，每人三子，只要把对方都逼到中间的死胡同里就算胜，民间俗称“逼死驴”。当他跟着牛牛学会以后，竟有点着

权
力
场



迷的意思。谁知每次下来，总是胜少负多，一次次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小家伙便拍着手叫起来，爷爷输了！爷爷输了！这不，几步下来，眼看着他又要缴械投降了。小家伙忽然瞪着小眼睛说：

爷爷老耍赖，每次输了说要带我去城里转转，从来也没实现。这次输了怎么办？

姬厚生笑眯眯地：说进城那是将来的事，爷爷绝不会哄你的。这次嘛，爷爷输了就给你糖吃。

要不要，我有呢。

那——给你买克力架。

也不要。

那你要啥？

我要爷爷学马马，驮着我在院里转一圈。

好，好好好，就这么定了。

拉勾。

拉。

一老一少都把小指头伸出来，紧紧地勾在一起。小牛牛还叫着，拉勾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看着那红扑扑的小脸，就像熟透的西红柿似的，一双小眼睛亮亮的，那么纯洁那么清澈，简直就像是闪闪的黑宝石。姬厚生看着对面这个生动的小精灵，心里充满了苍老而绵长的甜蜜。他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，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，一滴泪水掉下来——他赶紧别过头去。

爷爷，你输了。

小牛牛忽然叫起来。



好，输了好。

他慌忙擦一下眼睛，乖乖地趴下来。

经过这么多年的变故，他的肚子已经很大，而两条臂却软软的没什么力气。驮着这么个小身躯在院里转了一圈，他感到脊背上都冒汗了，气也喘不匀了。他想歇一歇，可是看到小牛牛兴致那么高，还专门拣了一枝柳条，不住地在空中挥舞，姬厚生便又坐下：来，再来。

然而，今天不知怎么搞的，他本已平静如止水的心总是集中不起来，不一会儿又被逼得走投无路了。那一年，他也同样被几个人追逼着，在两道线之间左冲右突，一直走进了死胡同——看着对面这个天真无邪的幼小孩童，他的心里真的有点异样，似乎又翻起了那些埋藏已久的东西。岁月虽然消逝，记忆可以尘封，但那一幕幕震撼心灵的活剧总归是无法抹去的……看到小牛牛突然惊愕地瞪圆小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他，似乎被什么震住了，姬厚生立刻感到全身发冷，一下子清醒过来，连忙俯倒身子说：

爷爷输了，爷爷驮牛牛转。

不，爷爷，你赢了。

小牛牛依旧直勾勾地瞪着他。

赢了？怎么会——不管输赢，爷爷这回都要驮牛牛，来。

姬厚生已无心再看那几粒子儿，硬把小牛牛扶到了背上。

爷爷真好。那，爷爷，我要上大街，爷爷驮我上大街。

小牛牛叫着，又挥起了柳条鞭。





好的好的,大街就大街。姬厚生一边点头,一边气喘吁吁驮着这孩子,爬出院子,来到了街外,慢慢向山坡下走着。嫩柳条轻轻地打在脸上,麻酥酥地也挺让人舒坦。人是受头,不受苦是万不能的。有时能有人轻轻地抽打你几下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他努力抬起头,看着前面坑坑洼洼的石子路。一个人影由远而近,慢慢堵住了他的视线。城里流行的休闲鞋,天蓝色的裙裾,肉色袜子一团白——这是谁呢?就在他努力仰头的时候,一个四川女声在远处高叫起来,同时响起快速的跑步声:

牛牛,快下来!真是越大越淘气,姬爷爷多大岁数了,怎么能背你。你这样淘气,看不打死你!

牛牛在这一连串斥责声中吱溜一下站到地上,并迅速钻到了他的身后。四川女人还在一个劲儿地骂儿子,姬厚生站直了,一边喘气,一边护住小牛牛说:牛牛他妈别这样,我们玩得可好呢,没什么的。

四川女人很不安的样子,依旧一个劲儿说:姬省长,你看你,你怎能这么惯这娃,你是领导嘛,身子骨金贵,要有个三长两短,叫我们怎么办呢……然后终于抓住了小牛牛,在孩子屁股上连拍几下。

小牛牛疼得呲一下嘴,却冲他吐一下舌头。

姬厚生连忙说:牛牛他妈,以后可不能这么说!什么省长,什么领导,都不是啦嘛,我这不是平头百姓一个?

谁说的,人常说……咦,这是谁?

四川女人忽然转了话头,露出一脸的惊愕。

直到这时,他才注意到,那个穿裙子的女人还一直站在



旁边，静静地看着他们呢。姬厚生擦着脸上的汗，定睛一看，也立刻惊愕地瞪大了眼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牛牛走了，四川女人也走了。白发苍苍的姬厚生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女孩，一声不响地跟在她的后面。默默地穿过街门、院子，默默地推门而入，两人在炕沿边坐下来。早晨的碗筷还没有收拾，乱乱的，姬厚生刚要动手，筱云忽然推开他，默默地把碗碗碟碟都收起来，从水瓮里舀一瓢水，尽可能熟练地洗涮干净，又为他搁到橱柜里。

看着她笨手笨脚地做这做那，姬厚生默默地坐下来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几年不见，她明显地老了，虽然还不能说老态龙钟，但那种生命的鲜活的光泽再也无处寻觅了。多少年没变，还留着齐耳短发，却已是花白了。一身天蓝色西装裙倒不失庄重与典雅，但放在农村却显得有点古怪。只有脸上那一股愈发明显的书卷气，使他感到缕缕的温馨……直到满屋都已收拾得消消停停，他才把手巾递给她，轻声地问：你怎么来啦？

筱云坐下来，极细心地擦着手：怎么，想不到吧？

我想，你是找不到的。

人鼻子下面长一张嘴，难道你不知道？

坐的什么车？

县委派的车，司机不想上来。

就这样一问一答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乏味得不能再乏味，两人的脸色都极其平静，似乎都进入了无欲无念的佛家境界。多少年已经过去，曾经有过太多的悲喜交加，如今似





乎再也激不起一丝涟漪了……很快，两位老人又都沉默下来，只彼此对视着，仿佛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。

太阳已升至中天，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灿烂的阳光把整个院子照得一片光明。许是没有污染的缘故，多少年他们龟缩在城市的阁楼里，从来都没见过如此灿烂如此夺目的阳光，灿烂得让人发晕让人陶醉。两人不由自主都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到院子里，又默默伫立了许久。

筱云终于说话了：知道吗，你那个秘书胡玉山，前几天刚当了人事厅长。

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但我早说过，那小子是块搞政治的料，今后一定还会上升的。

米良田好像也退位了，把公司大权交给了他儿子。

是吗？他早该退了，七老八十的，还攥着不放。人人都这样，上去就要下来，拿住就要放开，自然之理……还是说点有意思的吧。

姬厚生望着对面山岗上那两棵大榆树，极其平静地说，又似乎只是在自言自语。

筱云却对他这个不死不活的样子感到厌倦，忍不住反问道：怎么这样消沉，难道说你已经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了吗？

信心？姬厚生重复着这两个字，忍不住露出淡淡的笑容：没有，从来没有消沉过，现在嘛只有信心更足，只不过我对信心有了新的看法。

什么看法？筱云依旧穷追不舍。

这是很难说清楚的。你知道我不善于表达，而且感悟



到的,往往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你看看,对面山上那是什么?

说着话,姬厚生抬起苍老的手,向遥远的山岗上指去。顺着这只曾经极其坚强有力的手臂,筱云看到了那两棵如伞盖般屹然挺立的大树,却依旧满脸茫然。她真有点不明白,这难道是当年那个在全省叱咤风云的副省长吗?

那是我们姬家的祖坟,我世代代的祖先都埋在那棵大榆树下。当年我们姬家有一个老头,一辈子放羊不识字,临死前却把儿子女儿叫到面前说:我眼看着不行了,临死之前想给你们留点什么,却又觉得什么都留不下,只好留几句话吧。你们要记着,饿了吃,渴了喝,冷了穿上热了脱,冬天凉,夏天热,四十五天是个彪月。不过这些你们也都知道,我呢是死呀,但你们也不用悲伤,以后死的人还多得很呢……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这是真的吗?

不知道,玩笑而已。还是谈谈你吧。对于你的事,不论大小,我还是很感兴趣的。

关于我自己?也许,只有一件事还能让你真感兴趣。我把老父亲所收藏的那几十幅名画,全部拿到香港拍卖行卖了,一共卖了一百多万元。

这好,还是卖了好,你就用不着再睹物思亲了。

我先拿回这一百多万,真不知该怎么花。后来才打定主意,把它全部捐给了省行知中学,那不是我父亲上中学的地方吗?

好的,捐了也好。来之于社会,又还之于社会,好。





你——除了一个好字，就不能再说点别的吗？

筱云忽然真的生气了，气哼哼地反诘他。

说点什么呢？你呀你，真的生气了？生点气好，我呀其实最喜欢看你发脾气了。

唉，真是的！筱云猛地推他一个趔趄，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看她那样子，姬厚生终于淡淡地笑起来。他挽起她的手，边走边说：都什么岁数了，还要小孩子脾气，还是看看我种的菜畦吧。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地地道道的老农，种的菜挺不错呢。说着，他们俩围着院里的菜畦走起来，一边走，姬厚生一边指指点点，介绍各种菜的点种情况。一直转了好几圈，姬厚生才说：看看我，真的是老糊涂了，中午你吃什么？快把司机叫上来吧。等吃了饭，我再带你去参观我种的大田庄稼。

筱云却说：什么也不想吃。而且我还有事，下午就要赶回去呢。

也许，你真的应该住一夜。

你真的这样认为？那好，我就搬来与你同住，我们一起写写字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画画山水，如何？筱云快速地说着，越说越兴奋，多皱的脸顷刻变得红扑扑的，似乎又回到了多年以前……看着她兴冲冲的样子，姬厚生顿然明白了她专程而来的意思，苍老的心开始咚咚地跳，感到有点耳热脸红。那是一团生命的火，那是一份珍藏心底数十年不变的真情，对于这份情，我已经欠得太多，怎么能有哪怕些许的弥补？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过去的时光是永远无法追



回的。他这样想着，心潮已迅速地消退着，就像一条被冲上岸来的鱼，一下子便露出了翻白的肚皮……

不，还是不要！那样不好！现在什么都不可能了……

他喃喃地说着，一下子连走路的劲儿也消失殆尽，干脆在檐台的台阶上坐下来。

他不能走，他再也走不动了。

他的身后就是那座神秘的大山，他应该走进那座大山，与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土融合在一起，这大概就是他最好的归宿了。

对于那座神秘的大山，姬厚生终生充满深深的敬畏，他贫瘠的故乡就在那大山的脚下。在那段特定的岁月里，大山虽没有给乡亲们带来任何一点庇荫，人们每当谈论起这山，依然会露出满脸肃穆，不由自主地放低了声音，这情景总是深深地打动他年轻的心。儿时的心理震撼是终生无法抹去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九九九年的那个冬日，他才会又一次坐上了那辆锃亮的越野车，向大山深处驶去……

当筱云神色黯然地走下山坡，来到沟底的小汽车边，跟在后面的姬厚生不由得踌躇了。这里是新村落，又围了一伙伙年轻人，不知正叽叽喳喳议论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村里的长者，这么招眼地送一个衣著时髦的女人，总有那么点不自然。然而，人们似乎对他和筱云都视而不见，依旧热烈地争论着什么。筱云上了车，又把玻璃摇下来，深情地看着他，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。一直到车子走出老远，才淡淡地笑起来：再见了，老寓公。还是做点什么吧，希望下

权
力
场



次来看你，不再是这样。

好吧，那我就承包对面这座山，植点树，当个植树模范，如何？姬厚生也嘿嘿地笑起来。

车子一溜烟向村外驶去，姬厚生挥了挥手臂，又无力地放下来。

年轻人还在激烈地争论着，他侧耳听了好一会儿，却什么也听不懂，只好又默默地向山坡上的家里走去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声音，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热点。对于他们那个时代拼得你死我活的事情，下一茬人看来却显得那么可笑又不可理解。姬厚生加快脚步，逃也似地回了家，紧紧地关上了门。这时，一个童稚的声音飘飘忽忽地唱了起来：

亲圪蛋下河洗衣裳，双圪膝跪在石板上——小亲圪蛋！

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，搓一搓衣裳把小辫甩——小亲圪蛋！

小亲亲呀小爱爱，把你的好脸扭过来——小亲圪蛋！

你说扭过就扭过，好脸要配好小伙——小亲圪蛋！

咦，这不是小牛牛的声音吗？



认识筱云是在大学三年级，再过一年，姬厚生就要毕业离校了。





时世的变化真的太快了，让人眩目让人晕。原本熟悉的一套很快便已消逝，新奇的闻所未闻的东西总是接踵而来。在此后几十年里，这种感觉总是时时追随着他。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，感受着那种极其陌生又新奇的生活，他的眼前总是不断出现老父亲弯弯的腰、沉重的独轮车和那条被洪水冲决的大坝……

时代在他们这一代人心灵上，折射了那么多彼此矛盾的印记，压缩了那么多互不相容的内容，对他们的心灵提出了最为严酷的折磨与考验……新的同学一队队来到学校，不管是根红苗正还是地富反坏，不管是六八届还是七八届，这些人都笑吟吟地挤在一座教室里。从贵州来的一家三口，父亲母亲和儿子，一起坐在一间教室里听课。工宣队离校了，校园里不时贴出海报：欢迎某某教授座谈会或举办某某教授追思会。在这期间，他总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幽闭在阅览室里，感到与所有人都隔着一堵无形的墙，直到有一天一个小精灵闯了进来……不管时光怎样流逝，冲走的是鹅卵，留下的才是巨石。即使到了耄耋之年，姬厚生一闭上浑浊的眼，当时的情形便如电视般清晰，历历在目。

那是早春二月的一个星期天，他腋下夹一本刚刚开禁的《论语集注》，正百无聊赖地在楼道里踱步，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小姑娘突然惊慌地跑过来，连比带划地向他叙说不休。好半天他才弄清楚，她把钥匙反锁在屋里了，而她们宿舍全是北京本地人，都回家了，她急得不知该怎么办。他于是笑眯眯地向她提了许多建议，诸如砸玻璃，砸门，从隔壁爬窗台，直到小姑娘急得要哭了，才回屋里找一根细钢丝，弯了





几弯,不一会儿就把门锁拨开了……等他第一次撞进这个充满温馨的女生宿舍,小姑娘惊奇地瞪大了眼(那双眼真的非常好看)。

你……

你什么,怀疑我是小偷出身?

小姑娘嗤嗤地笑了:看你说的!不过我的确很惊讶,简直不可思议。说着便拿起那一截钢丝,反反复复地看。

别看了,那上面什么也没有的,先说说怎么感谢我吧!我倒真的是小偷世家出身,你难道不相信?

相信相信!先喝杯水吧。小姑娘又笑起来,扭身去给他倒水。

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女孩,就这样闯入了他的心灵,并给他带来了终生的苦乐悲欢。在那一刻,不知怎的他总想开玩笑,总想逗逗这姑娘。那年他已经二十九岁了,小姑娘顶多十八九,以他的经验和阅历,在这么一个小女孩面前他自然充满了自信与幽默。等到他端起水杯,乎乎地吹着热气,小姑娘又说着感谢的话时,他才突然注意到,他们的口音原来很相近,一问竟是同省人,再追问竟是同一个地区,也就是他后来当地委副书记的那个雅安地区。小姑娘名叫筱云,是应届生,七九届艺术系的。

不对吧?艺术系怎么能住到我们中文系楼上来了?

学校不是还没正规吗?艺术系缺房。听说下个学期就要调回去了。

噢,那太遗憾了。他一边吹气一边忍不住略带夸张地说,眼前只感到热扑扑的尽是白气。